

사랑

不谈年少恋爱

城市丛林陷阱密布，本书带你走过青涩的情感丛林

社会新鲜人必读

长晏◎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DOVE

사랑 不談年少 恋愛

ISBN 7-80148-717-0

◎ 长晏 著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4649号

新星出版社 出版

地址：北京东直门内大街9号新花街B座305室

邮编：100007

电话：010-84097800

传真：010-84097800

发行中心：010-84031247

电子邮箱：newstar@163.com

印刷：北京金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1320毫米 1/32开 印数：140千册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16.80元

书号：7-80148-717-0

责任编辑：陈丽娟

封面设计：陈丽娟

版式设计：陈丽娟

校对：陈丽娟

校对：陈丽娟

校对：陈丽娟

校对：陈丽娟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谈年少的恋爱/长晏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4

ISBN 7 - 80148 - 717 - 6

I. 不... II. 长...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649 号

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B 座 302 室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 - 84094409

传真:010 - 84094789

经销: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中心:010 - 64631547

Email: newstar-publisher@163.com

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张:8 字数:14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黄楚清

责任校对:苏丽霞

封面设计:彭 鹤

版式设计:阿 涛

定价:16.8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远去的列车，
是否能带走我的思念……

不谈年少的恋爱

Love affairs

- 1 雪天，遇见了他/007
- 2 热心人/022
- 3 菜鸟报税/035
- 4 第一月的工资/047
- 5 同学会/063
- 6 有人忙碌有人闲/082
- 7 年长的烦恼/097
- 8 悲惨的劳工/114

Butannianshaodexianai



目录 CONTENTS

- 9 拒绝/132
 - 10 那时，正年少/150
 - 11 如今，我们已长大/168
 - 12 谈恋爱吧！/186
 - 13 税官的乌龙案/202
 - 14 父母恩/214
 - 15 不浪漫的终身定/230
- 



那份青涩稚气的喜欢，
经过岁月的涤濯与磨白，
可以延伸到什么时候？
她昔年单纯的情感，
随着岁月的流失却还不能
发展成她想要的爱情。
年少的恋爱，终究只是
未曾长大的想望，
于是，她抛弃过往，
不再等待……

1 雪天，遇见了他

小胡同的路面很不平整，车辙印深深浅浅，要不是气温已经降到零摄氏度，地面冻得硬邦邦，恐怕会踩得两脚都是泥。

十月中旬，天上飘起了细雪，仰头望了下，空中是茫茫一片的灰白，满天飞舞着无数细碎的雪片，也谈不上什么美丽，灰蒙蒙的，倒像是撒了漫空的纸屑，落在地上才见了几分雪白晶莹。

已经走了五分钟，胡同长长的，还没走到尽头，许盈看了看前面领路的少年，忍不住问：“还有多远啊？”

少年回头笑笑，“快了，前面就是。”

他十七八岁，笑容很和善，许盈暗自嘀咕，这么远跑来找一份零工，打了几个电话才问准地点，而自己进了胡同，走了一百米还不见有家像样的单位门面，只好又折回去食杂店打电话。雇工的地方换了一个人接电话，不再是那个粗嗓门男人，而是一个明显年纪不太大的少年声音，听得自己还没找到地方，便爽快地答应出来接她，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眼下这个正领着自己踩着车辙印而行的男孩子？

过了一个岔口，还要往前走，许盈又向前望望，不由得猜想某天报纸上是否会登出“某大专应届毕业生独自打零工，不幸被骗至偏僻地点惨遭杀害，尸体于若干天后方被发现……”这样的报道。啊，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收入，但抽屉里还有一百多块钱，留下给小弟好了，那些漫画小说磁带分一些给两个死党，留一点给小弟做纪念，唉！为什么小弟不是女孩子呢？否则一定会好好珍爱她的那些宝贝。爸妈可能以后一见她的衣物就难过掉泪，不如干脆都烧了吧，一了百了。小



弟从此变成独生子，可以从南屋搬进她的房间住，今后一定会弄得像猪窝一样乱……

“看到没？前面那个大油罐放置的地方就是了。”少年又回头笑着说。

许盈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向前一看，喝！好家伙！电话里提到有个放油罐的院子就是雇工处，她原以为是那种半人高的装石浆的罐子，没想到居然是火车上的大油罐，在一家院子里威风凛凛地杵着，是挺醒目，可惜她走到一半就不敢再往胡同里走了，所以根本没看见。

进了那家小院，许盈东张西望地跟着少年走进一间平房，屋子里人很多，火炕上坐了一群农民工，他们正在吃饭，饭桌上热气腾腾，很是热闹，让她不由自主地想摸一摸肚皮。这大冷天，她中午只啃了一个干面包，身里身外都透着凉气，这些人会不会很淳朴热情地请自己上火炕喝一碗热汤？

“叔，人来了。”少年笑着挤进小屋的墙角，那里，靠着窗台站了三四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还有一个很小，七八岁的样子，大概是邻居家的小孩来这里玩。

许盈站在门口，向里面探头看看，一个端着饭碗五大三粗面目很有些……狰狞的壮汉下了火炕，出来看看她，“就你一个？”

“嗯。”她点头，努力提高声音，“我是劳动力市场12号窗口介绍来的，说这里有一份发传单的活儿，按小时计费……”

“是按天，不是小时。”男人打断她。

她愣了愣，“可人家说是按小时，一天两个小时，给二十块。”所以她每天上午参加电算班，才想找一份下午的小时工。

“我这儿是按天，半天七块，一天十五，你要是提前发完，就能回去。”

许盈迅速盘算一下，要上十天电算培训班，正好有两个周末，共四个整天，这样算倒也可以，便点点头，“也行。”

男人进屋从角落的一架老式橱柜里拿了一叠窄小的纸单，又走回



来，“查一下，半天要发六百张。”

许盈有点犹豫地接过看了看，“是煤气广告单？”中介所不是说药品广告吗？骗人！

“对，东边有一片住宅楼，你到外面看一下就知道，今天先发那边。”

“哦。”许盈应了一声，心想这儿人生地不熟，上哪去找北去？还东呢！待会儿出去看看再说。

“你会不会发？要斜插进防盗门里面去，露出四分之一的纸尖，我好检查，不然谁知道是发了还是扔了？”壮汉在自家门缝做示范。

雇主一定被糊弄过！许盈想着，又应：“哦。”

“本来还有几个人在我这发传单，你来得晚，他们下午都出去了，明天你早点过来，我让他们带你到各处小区里去。”

她再点头，“嗯。”

“你最好骑辆车……你会不会骑自行车？”

“会。”她顿了一下，“可是我没有车。”

“那……再说吧。”雇主显然是着急回去吃饭，“你下午先发这些，明天再过来。”

“发完以后，再过来结钱吗？”

他不耐烦了，“三天一结，现在着什么急？”

许盈又愣了，“可、可是我来前，窗口说一天一结。”

“我这儿是三天。”雇主强调，“来我这儿的都三天一结，放心，不能糊弄你。”

“喔。”

她再看看屋里，火炕上一个人笑着说，“不用怕，欠不了你的，去发吧，外面下雪，发完了早点回家。”

心里一暖，许盈也笑，“好，那我明天再过来。”

雇主便道：“行，先交二十块钱押金。”

哎？





下午一点半，许盈站在某区住宅楼下，哀叹着雇主家太不淳朴热情，别说主动送她一碗热汤喝，还要去了她身上仅有的二十块钱做押金，说是以防万一，呸！她念书时，可是一等一的诚实孩子，从来都不干说一套做一套的事，答应了发到住户的家门里，就绝不会发到垃圾箱去！

雇主倒还算厚道，说今天有点晚了，又下雪，就发五百张好了。她偷偷感激了一阵，便把没有主动送她热汤喝的怨念暂时抛到脑后去，直到进了这片住宅区，寒风飞雪肆虐，身上冷了，哀怨才又冒出头。

快速算算，五百张，要发五百户，一层三户，每单元七层就是二十一户，一栋楼四个单元，共八十四家，那么……大概需要跑六栋楼，最好在五天前回家，不然天就黑了。

行动！

刚跑进第一栋楼一单元，就见墙上用粉笔明晃晃写着——乱贴小广告者，打折你的狗腿！

她默然一阵，瞄了眼单元户里一楼的三户人家，防盗门上补丁累累，都是些“省心搬家全市价格最低”、“抽马桶下水管道随叫随到”、“××防盗门万家平安”、“制作铝合金门窗”、“上门打针”……之类的小豆干，密密麻麻贴了防盗门整整一周，很良心地留下中间部分给住户过年贴春联福字。小块的不干胶广告一张压着一张，底下旧，上面新，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积累的。

她慎重掂量一会儿，转身退出去，去二单元。

二单元情况依旧，只是墙上没有可怕的恐吓语，于是，她走到一户门前，将煤气传单插进防盗门缝里。很好，非常顺利。只露出四分之一的纸尖，完全符合要求！



顺手抠抠门上的一摞广告贴，粘得还挺结实，再抠抠，忽听门里有响动，她吓了一跳，赶紧往二楼跑，散发广告不是件讨喜的事，万一挨骂就糟了。

还好那家人并没有出来，她壮壮胆，继续在二楼努力，这一单元的防盗门都是一个类型，很容易在门缝里插进去，快速爬完六层楼，便有十八张广告单解决掉。

出了二单元，手里的小传单并不怎么见少，许盈吁了一口气，准备向下个单元进发。

楼外小棚子前，有个人正在低头锁自行车，不经意地抬眼瞧过来，许盈本也没在意，她若在街上见了发传单的人，也会好奇打量两下，可当那人视线在她身上停留三秒还没移走时，便有些惴惴起来，常听人说有楼道色狼，该不会那么巧就叫她遇上了吧？

这下雪天，也没什么人在外头走动，现在的人又都各扫门前雪，真要出了事，谁能理她？而且，那个……她虽然跟美女挂不上边，好歹也有人夸她生得挺秀气可人……呃，这好像是自家妈妈说的，谁的孩儿谁不爱？称赞的话打几分折扣也有可能，唉，真是不想承认这种事实啊！

她有点脊背发凉地进了三单元，踩着地上七零八落的小传单，什么“治肝炎肾虚大型义诊××男宝生龙活虎”之类令人面红耳赤气也不是骂也不是的彩色广告单扔得满楼道都是，许盈努力将愧疚感扔进太平洋淹死，继续为今天的七块钱奋斗。

从楼洞出来，小心往外头瞄了一眼，那个人还没有走，在灰色天幕飘洒的雪花里，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看见许盈望过来，就转过脸，看向别处。

许盈心里一定，不安顿时消散，想来那人应该在等谁，如果有什么不轨，早就过来搭讪了。

呵了呵手，向这栋楼最后一个单元进发——

从六楼下来，身上已微有些汗意，她拢拢衣上的帽子，有点闷，



却不敢摘下来，出了汗再见风，感冒可不是件好事情，以她创下两个月感冒四次的记录来看，今年入秋后还没有伤过风真是幸运之极。

又向身后望，那人仍站在那儿，离得远了，看不清他是否往这边瞧。许盈掂掂手里的煤气单，顾不上胡思乱想，便往其他几栋楼跑。

剩最后一栋时，已经是气短心跳腿发软，头有些晕晕的，嘴里干得要命。许盈自嘲笑笑，她在家虽不算娇生惯养，但也从没吃过什么苦。这种大雪天发传单的活儿，要是让爸妈知道，说不定会骂她自讨苦吃。

天马上就要黑了，这里偏僻，再晚恐怕不安全，而捏捏手里薄薄一叠纸，又不禁咬牙，既然应了别人，就不能敷衍……

去！这什么破门？外头干吗包一层塑料啊！害她无处下手，根本没有缝隙可插传单，仔细看了看，钉着的木板与塑料布间有一丝小缝，好，就是这！

手刚在第二户门顶摸索一下时，听得身后有个声音说：“还没发完吗？”

许盈诧异回头，见一个人站在楼洞口，楼道里暗暗的，看不清他的脸，许盈心念一转，不由自主就想到那个在雪里看她的人。

那人走过来，拿过她手里的传单，在门上找着空隙，“你念几年级了？怎么出来发这个？”

“我、我毕业了，还没有工作，先找个零工做做。”许盈有点呆滞，她好像不认识他吧？

“毕业？高中还是技校？”

许盈心里有点窃喜，她还水嫩到看起来像个高中生吗？“不，我念大专，今年刚毕业。”

那人像是有些惊讶：“大专出来发传单？”

“有什么奇怪，现在的工作多难找啊，没个两年经验人家根本不要你。”许盈垂头丧气地咕哝，“都聘有经验的，哪个学生一毕业就有经验？又不给人实习机会，以为那些有经验的人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啊！”

他静静听着，又问：“你学什么专业？”

“会计电算化。”

“这个专业确实需要经验。”他点点头，“有了经验会比较好找工作。”

许盈赞同地应声，盯着他手里的传单，这么一会儿已经到四楼了，他不是要一直替她发完吧……慢着！忽然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来。

“你认识我吗？”自己好像没见过他，要说曾经是校友倒也有可能，从前常有别人认出她来她却记不得对方是谁的尴尬事。大专三年，班里的同学还没认全，这种状况谁听说都会对她大加嘲笑。

他转头看她一眼，“嗯，你住在昌邑区建华胡同，我以前……在那儿住过，所以认识你。”

“哦。”许盈放下心来，他说得分毫不差，老邻居多的是认识她而她却不识得的人，这个……她小时候的确是淘气了一些，上房顶下菜窖爬树爬电线杆领着一群毛孩子疯是常有的事，前院刘家那个小混蛋的脑袋曾被她用玻璃片狠狠划了一下子，那时她也不过才七八岁，还被老爸踹了好几脚，至今记忆犹新。

她有点无措地跟着他上了六楼又下来，剩下的那些都是他代劳的，想要说“我自己发好了”，却含在舌尖说不出来，只能被动地跟在他身后走走停停。最后还余下十来张，是中途实在插不进门缝里只得放弃剩出来的，见他停在楼洞口的住户信箱前，将传单一张张投到几乎已经废弃挂满灰尘蛛网的小箱里，许盈愕然张口：“这样也行吗？”

“有什么不行。”他随意道，“你明天还发不发？”

许盈愣愣点头，“发。”

“还是这儿吗？”

“也许吧。”许盈心里一动，“听雇主安排。”



“还是这个时候？”

心里又是一跳，“嗯……对。”

“我在这楼前等你。”黑暗里，他的笑有些模糊，“你发不完，我帮你发一些。”

许盈噘着卷弄背包带：“不用了……”

“发几天就算了，去找一份对口的工作，这个不适合你。”

“我……没关系啦，锻炼一下吃苦能力也不错。”傻笑两声，许盈讷讷地说，“太娇惯不好，吃点苦，对以后工作也有益处。”

“嗯。”他点头，“天黑了，你快回去吧，你家那么远，坐公车恐怕也要半个多小时。”

“是四十五分钟！”许盈抱怨，“尤其那个可恨的1路车，小型车多得很，大型车却只有几辆，我用月票，小型车不收，只好等大巴，总要等很久！”

“我给你零钱，不要等大巴了，早点回去，那边路黑不好走，又是小胡同……”

他边说边从身上掏钱，许盈瞠目，赶紧退了两步，“不不，我身上有车钱，你、你别给我钱！”她转身就跑，“我先走了……”

听得身后喊她，她更是吓得飞快逃窜。拜托拜托！千万不要追过来！

一直出了楼区，仍不敢停，接着往前跑，前面出现灯光，是宽阔的马路，对面就是公车站。

心突突地跳着，后头并没有人跟上来，她这才松了口气，放慢脚步。刚才跑得急了，肺有点供氧不足，不由拍拍胸口，“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定了定神，拖着有点发软脚往公车站走去。



推开家门，扑面而来的是熏暖而湿润的水蒸汽，炉灶里的火露过



炉圈隐隐闪着鲜红的光，老式的水龙头滴滴答答地滴着水，下方的小盆里已积了浅浅一盆底，厨房里 25W 的灯泡昏黄地亮着，一切熟悉而温暖。

还是家里好啊！许盈幸福地深吸一口气。

“怎么这么晚？”南屋窗帘撩了一下，亲爱的母亲大人懒得动，直接唤道，“小君，给你姐热热饭！”

威严的户主推了南屋门出来，“小君都高三了，老支使他干什么，让他好好学会儿习。”进了厨房，把煤气点燃，锅里尚有余温的菜不一会就传出香味。

“今天又回学校机房练打字去了，机房老师不知道我都毕业了，一个劲儿夸这学生真好学，全校也没这么用功的。”许盈笑咪咪地拍拍老爸后背，进了北屋将背包放下，顺便掐了小弟一下，低声笑骂，“死小孩，又偷看电视！我都抓着你第八次了！”才一进门，就瞄见北屋窗上的脸孔晃了一下随即消失，显然是这小子听得动静立即猫了回去，可惜动作仍是不够快，逃不过她的火眼金睛。

“嗯，多练习练习好，以后工作，英语和电脑这两门用得最广，电视里都报了，现今最热门的行业就是英语、计算机……”

户主的长篇大论又开始了，许盈暗自翻个白眼，将灶上的水壶拎下来，倒了半脸盆热水，冻得透凉的双手慢慢探进去，撑在盆底，呼吸、吐纳，一个字：爽！

半接话半反驳地跟老爸扯着话题，洗了脸，将热好的饭菜端进北屋，户主夫人从炕上半探出身子喊话：“哎，电视剧开演了！”于是，户主的长篇演讲终于告一段落，照旧囑一句“看着你小弟好好学习，别跟他瞎闹”，便回了南屋与老妻共同为电视剧收视率贡献力量去。

门，一如既往关得死紧，泄露不出一丝让高考复习生心猿意马的声音。

许盈给了小弟一个怜悯的眼神，“再熬熬，一年很快就过去



了。”

少年赞同地点头，“是啊。”慢条斯理地从小桌底下摸出一本漫画，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许盈见怪不怪，想当初她也是在这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日子里熬过来的，周围的同学是不是名副其实地三更灯火五更鸡她不知道，反正她自己可是靠着漫画小说支撑才没有在九点钟就睡得像死猪一样。

“今天怎么没上晚自习？”才六点半，居然比她回来还早。

“停电。”许君痛快回答，“有两个被老师罚站的学生拉了电闸，我们老师不知道，还以为又是电压不稳，就放学了，结果五分钟后又她追在我们后头喊‘回来’，但没人理她。”

“完，这两人明天要倒霉。”许盈顿了一下，“君君——”

“干吗？”

“姐姐今天……”她傻笑，“有陌生人搭讪哎！”

“色狼？”小弟眼睛一亮凑过来，“长得帅不帅？还是很猥琐？有没有说‘小姐，赏脸喝个咖啡好吗？’”

“没有，他帮我发广告单。”她去打零工的事只偷偷告诉了小弟。许盈得意洋洋，“你姐还是有点魅力的嘛！”

“去！原来是善心大发，我还当真有人会注意你。”许君满怀同情，“姐呀，一定是你面黄肌瘦太像小白菜，人家可怜你才助你一臂之力。”

什么屁话！许盈扑上去掐住小弟脖子晃晃晃，“他还要给我钱坐公车，他明天还约我一起发传单，是我被吓得抱头鼠窜，你这笨蛋！”

“救命啊——”

许盈勒住小弟呜咽：“可是我太胆小了，居然一句义正辞严的话都说不出来，还没有将一句‘先生，你搭讪的方法太老套了’丢在他脸上就吓得落荒而逃，呜呜……姐姐实在太丢脸了……”

